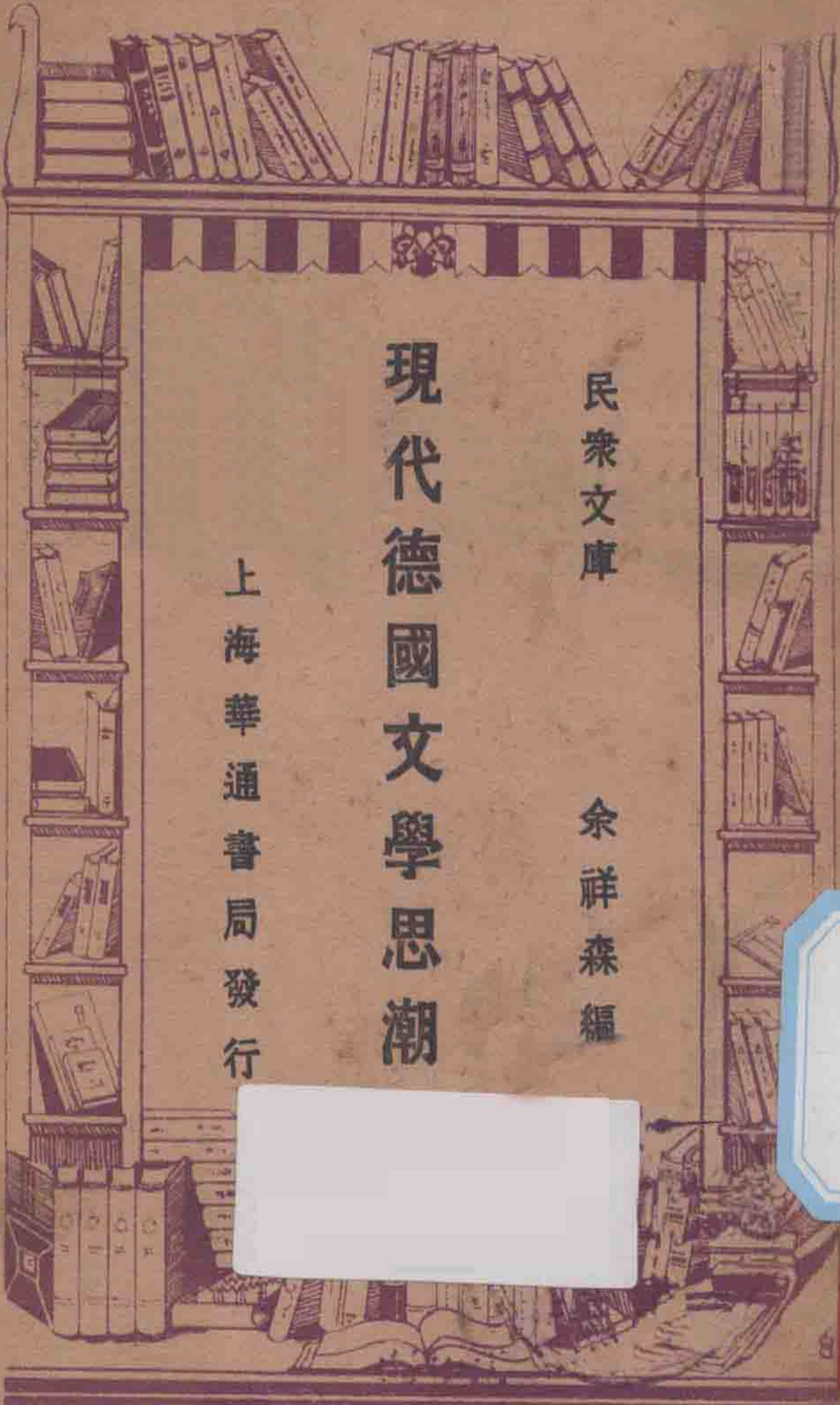




民衆文庫

余祥森編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民衆文庫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

余祥森編

民衆
文庫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編者

余祥森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發行

現代德國文學目錄

引言

第一章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的醞釀——自然派……………三

第一節 極盛時的自然派作家與其作品……………三

第二節 自然派的墮落素因……………五

第二章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之一——新寫實派……………一五

第一節 新寫實派的思潮……………一五

第二節 新寫實派的作家……………一七

第三章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之二——印象派……………一九

第一節 印象派的思潮……………二九

第二節 印象派的作家與其作品……………三三

第四章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之三——象徵派……………三九

第一節 象徵派的思潮……………三九

第二節 象徵派的作家與作品……………四二

第五章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之四——新古典派……………五〇

第一節 新古典派的思潮……………五〇

第六章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之五——表現派……………六五

第一節 表現派的思潮……………六五

第二節 表現派的作家與作品……………七〇

現代德國文學

引言

德意志文學知者較少，一般人於古代只知道有勒新 (Lessing) 的寓言，歌德 (Goethe) 的浮士德 (Faust)，席勒爾 (Schiller) 的威廉忒爾 (Wilhelm Tell) 於近代有烏蘭 (Uhland) 與海涅 (Heine) 的詩，海塞 (F. Hayse) 司徒謨 (Storm) 的短篇小說，赫柏爾 (Heibel) 與瓦格涅 (Wagner) 的戲劇，於現代有霍卜特曼 (G. Hauptmann) 的織工利利恩克論 (Liliencron) 的戰歌，蘇得曼 (Sundermann) 的憂愁夫人 (Frau Sorge) 等而已，於是乎就說這是德意志文學，這就是德意志現代文學。究其實德意志文學並不是這些作家所能代表的，德意志現代文學更不是他們所能代表的。因為文學是時代過程的結晶之一部；所以甲時代有甲時代的文學，乙時代有乙時代的文學。知道了時代的變遷的人，才有資格來研究一切文物。也許乙

時代的文學，較甲時代爲遜色，但其所以遜色，也是時代造成的必然結果，絕不能以較優的甲時代，來代表較遜的乙時代；況且乙時代的文藝作品中有他的特長，他的獨創；在甲時代裏面萬萬找不到的；所以要研究現代德意志文學只好以最近三十年之德意志爲對象。

研究現代德意志文學也不能以幾個名角爲出發點，我們當知世界是生死不斷的進化之現象。所以我們要研究一國的文學，得先研究其社會的背景，其民族的特性及其四圍的環境；況且現在技藝進步，交通發達，其影響所及，廣而且徧；而德意志的地位又處在世界文化中心——歐洲——之中心；所以他的文學兼納并蓄，鬱鬱蔥蔥蔚爲大觀。我們在他的文學，尤其在他的現代文學中，可以窺見現代歐洲文藝的傾向。惟是文明愈其進步，文學的內容便也愈其豐富；因此德國文學也比前代爲斑駁離奇，在這短短的篇幅中，只好撮要而說，期使讀者得其概念罷了。

第一章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的醞釀——自然派

第一節 極盛時的自然派作家與其作品

在未說到現代德國文學以前，不得不先說到他的前身；因為新德意志文學是從這母體中產生出來的。所謂現代德意志的前身就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德國文學。那時的德國文學可說完全給自然派占領了；無論在外國方面有左拉以實驗小說，易卜生以哲學的英雄戲劇，社會劇，杜思退益夫斯基與託爾斯泰以社會心理小說，予德國文學界以莫大的促進與援助；就是在本國因也有林道(H. Lindau)與利利恩克倫(D. von Liliencron)以詩，蘇德曼(H. Sudermann)與霍卜特曼

(G. Hauptmann) 以戲劇領導德國自然派文學進於世界文壇。單把下述有名的

著作，可以證明當時的盛況：一八八七年有康刺狄 (Conradi) 的罪人歌集 (Lieder

eines Sünders) 與蘇德曼的小說憂愁夫人 (Frau Sorge) 一八八八年有柏勞

(Bählau) 的刺次美得爾故事 (Ratsnädelsgeschichten) 一八九〇年有康刺特

(Conrad) 的聰明的少女 (die klugen Jungfrauen) 與霍卜特曼的戲劇日出

之前 (Vor Sonnenaufgang) 一八九〇年有康刺特的愚人懺悔 (Die Beichte

des Narren) 與爾次 (Holz) 同叔刺夫 (Schlaf) 合作的戲劇塞力克的家庭

(Familie Selike) 一八九一〇年有叔刺夫的厄爾策師父 (Meister ölze) 表演霍

卜特曼的織工 (Die Weber) 與克蘭普吞同伴 (College Crumptown) 一八九三年有

哈爾柏 (Halbe) 的青年 (Jugend) 與坡楞次 (Polenz) 的布來登村牧師 (Der

Pfarrer von Breiten Dorf) 一八九四年有巖干特 (Weigand) 的詩集夏 (Som-

mer) 一八九五年有霍卜特曼的戲劇夫羅里安 (Florian Geyer) 一八九六年有利利恩克綸的敘事詩坡格夫勒 (Poggfried) 一八九七年有法爾克 (Falke) 的新行 (Neue Fahrt) 一八九八年有霍卜特曼的車夫亨瑟爾 (Fuhrmann Henschel) 與和爾次的夢神 (Phantismus) 一八九九年有和爾次的抒情詩之革命 (Revolution der Lyrik) 一九〇〇年有利利恩克綸的詩集霧與日 (Nebel und Sonne) 與夫藍礎斯 (Franzos) 的巴諾猶太人 (Die Juden von Barnow) 都是震動文壇的自然派名著。

第二節 自然派的墮落素因

自然派的作家與其作品，既如上述，而其內容如何，却不是本篇所欲研究的對象；本篇所欲研究的是：現代的德國文學的壇站是否仍給自然派維持着；抑或另有他派

起而代之？

我們既已知道世界的一切都在不斷的變遷，那末一國的文學，當然也跟着而變遷。變遷的素因不外有二；一是自身造成的，一是環境造成的；簡言之，就是內因與外因。德國自然派的文學當然也逃不了這自然律的制裁。

德國自然派變遷的內因；是在於自然派自身孕了自殺毒素，漸漸兒跟着時代的變遷而暴露出來。蓋自然派作家的能事是描寫他們認識的，慣習的，一切官感可及，物理可通的事蹟；所以他們蔑視個性，否認意志自由，而尊重環境，服從自然界力量。其實一切描寫固然必以對象為前提，但作者個人的心靈變化，於此實生重大的關係。同一的對象遇着不同一的主體，便如同一的風景在不同一的有色眼鏡看來，安能不生歧異的結論。即在自然派作家而言：霍卜特曼，哈爾柏，利利恩克給諸人的作品固不待論，即如克勒策（Kretzer），俾爾巴謨（Bierbaum），托服忒（Tovote）諸人的作

品中之成功者，豈不是充滿了個性的色彩，與自由的發揮？其次求真的口號固極悅耳，究亦空言罷了，姑無論宇宙自是宇宙，自我自是自我，其間終有一道鴻溝，一重隔膜，不容官感的接觸，筆墨的薰染。而文學是以情感的表現與心靈的欣慰為基礎，所以正須拋棄詳確與完全的定律為前提。如果沒有計劃，沒所整理，沒有增益，沒有刪削，沒有串插，沒有點綴，只一味具事直書，何能呈活躍的生氣，起同情的快感呢？此猶對上流作家而言。至於才幹稍差，意向略傾的作家，所引起的惡果，尤為重大，他們專喜使用一些流行的名詞如種族，環境，進化，遺傳，反動，退化等，來相掩蓋，到了官能緘口，理智應行開始表示時候，反默然不作一語，直使讀者，觀者深感着枯索與不快。又他們拿手的問題只是性慾的衝動，與罪惡的經過，這僅足以作刺激，不足以生快感，加之短篇小說中之秒鐘格式，戲劇中之神經性間插詞，詩歌中之粗詞俚句，在在牽誘文學向於退化，墮落，煩瑣的途徑。這種現象，不但給反自然派的敵人做攻擊的口實，連自然派作家

對之也常常表示不滿足。

至於外因却有種種，而予自然派以最大的致命傷的，却是自然派所引爲自重的度霸（Dubou）與赫克爾（Haeckel）的物理機械的宇宙觀，自一九〇〇年也崩壞了。蓋自個別的研究之後，漸發生綜合的研究之必要。從前的積極主義已不足予學者以持久的滿意了。一九〇〇年以後的自然研究，倘不假定最後的目的關係，便走不通了；所謂片面機械的宇宙觀保持不住了；學者漸漸輕視物質，而重視精神了，蓋宇宙形態在天體中早已變遷了；從前一切自然科學認爲最實在，最堅牢的概念——物質與能媒的概念——現在發生動搖了。連物質固定和不壞的天律似乎也跟着這些概念而動搖了。從前學者對於八十餘種化學基本原素的素質早就發生懷疑了。當時已見得原子的結構太形複雜；觀光分析的結果予這問題的認識以不少的助力。從前的人以爲原子是最後分不了的建設物質的基石，但自一八九八年以來，

才知道富有陰性電的分子比原子還小的多，並且受陰極用非常的速度拋散了，這些分子叫做電子。於是解釋兩個體間的化學的與物理的作用，不復用從前所謂機械的，而用所謂電學的作用了。於是原子的概念也改變了。所謂原子是合一粒陽性的核子與多數陰性的電子而成；他是環行電子的一個行星系，原子核心是這系的太陽，電子是這系的行星。電性不被當作物質的狀態，都當做實體看了；各原素的原子不外看做電子之集團，原子以及電子看做能媒之集合體，在理論上是由陰性與陽性的核心集成的。如果原子與電子不外是能媒集合體，那末根本上再無所謂個體，更無所謂他體，或且本體了。然則依據唯物論者所謂量的（就是物質的）觀念，也靠不住了。所謂個體，也不外是一種幻象而已。極端論者於是更進而言：曰有的不外思維與意志而已，所謂精神是也。然則康德所謂：「玄學是除不了的」這句話畢竟是真的。因此一般人的心頭中常常發出：「回到康德，」「回到斐希特」的呼聲。

本來文學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物」之一；所以社會的基礎一起了變動，這個建築物當然也隨之而動搖。德國自一八七一年統一之後，上下一心，勵精圖治，他的國民經濟不只單在國內活動，他漸藉無數的系統和世界經濟發生關係了。國外貿易逐漸發達；一部分國富甚且溢出國外，所謂金錢工作，人民都在川流的活動。從前馬克思的預言說：產業的發達必定銳減有產者的數目，反證得完全不符。蓋自一八八〇年以後，不特國富頓增，并且連有產者的數目也增了，個人的收入也加了，一般的民衆生活也改良了。所謂支薪工的工人，居然小有積蓄，參加企業，成爲股東，成爲小資本家了。在這時候自然派描寫的對象——第四階級——第五階級——漸漸消失了。他們的作家於是不免在頭腦中虛構出種種困苦流離，污穢沉濁的空想，來相擋塞；結果這種描寫愈其淋漓盡致，而其離卻人生卻也愈遠。在少數作家固然於此成就他的願望；但是擾擾攘攘的勞動民衆所要求的卻是精神的休養，慰安，與恢復，而非

刺激，沉鬱其愁悶，況且在民族生存競爭，戰雲四合的歐洲，尤其德國境內，一般人的思想是積極的向前，努力的發展，而非消極的回顧，悲哀的怨訴。而那種簿記式的細描，精刻，只在過去的罪過與眼前的煩惱中討生活的自然派作品，結果徒使閱者，觀者，聽者發生厭倦之感，甚至令人回想到古人的遺著時候，反感着無窮的回味。

因此自一九〇〇年以後，自然派的太陽已從頂上次第下降了。老成健將中如林道，利利恩克倫等次第死了；蘇德曼等的創作力逐漸衰落，他們的名聲逐漸退於黑影裏去了。霍卜特曼的英名雖然還在，但以富於受容力的此老，已跟着潮流而變了；此後的霍卜特曼却是象徵派的霍卜特曼，不是自然派的霍卜特曼了。他如和爾次

【有達斐斯 (Dafis, 1994) 不知道 (Ignorolismus, 1913) 等】哈特雷本 (Hartle-

ben) 【有薔薇之日曜日 (Rosenmontag, 1900) 等】哈爾柏 【有潮流 (Der

Strom, 1904) 等】後進中如亨刻爾 (K. Henckell 1861) 【有世界音樂 (Weltm

usik. 1918)】飛比喜(C. Viebiz, 1860)【有守在來因 (Die Wacht am Rhein, 1902) 等】巴次(K. H. Borch, 1870)【有德意志的痛苦 (Das deutsche Leid) 等】胡佛(R. Huch, 681)【有德國大戰 (Der Grosse Krieg in Deutschland) 等】雖還時時昂首悲鳴，然而深秋寒蟬，和者終寡；他們的作品只好作爲前時代的遺音，自然派的回光，不能適合二十世的潮流，不足代表新時代的生命；所以只好認他們爲十九世紀末期時代的作品。而不是二十世紀開頭的新時代文學！

德意志新時代文學的出發點就是反自然派的運動。這種運動早已發生於一

八九〇年以後；不過那時候的自然派正在風行歐洲；一般人只慚於牠的權威，而未窺見牠的弱點；並且反自然派的勢力也尙未十分充實；所以自然派的狂瀾一時不易遏阻。但是到了二十世紀關口，自然派自身的基礎，爲了上述諸種關係，漸漸兒動搖了。於是乎反自然派的潮流始一天一天地暢旺起來。這時候德國自然派文學自身